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今圖書集成

(精裝本)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 (明) 羅本編次

(萬卷樓本)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校正古本出像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卷之七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明書林周曰校刊行

趙雲截江奪幼主

建安十七年歲在壬辰春正月劉玄德與益州牧劉璋大會於涪城二人相見盡訴弟兄之情廣設筵會犒勞軍士終日盡歡龐統引法正說玄德就席間將劉璋殺之西川不勞張弓隻箭而定矣玄德曰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龐統再三說之玄德畧無相從之意次日宴於城中二人細敘衷曲如同一母所生酒至半醉令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在掌握之中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舞劍入帳獻付下手延拔劍曰筵間無樂願舞劍爲戲龐統便呼衆武士入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劉璋更覺惶

身躍漁舟叱咤吳兵皆落膽

題雲截江李幼主



手扶日轂保全蜀帝永承

乾



武十手忙腳亂在堂上從裏張任掣劍亦舞。舞劍必須有對某。
顧作之二人對舞。張任目視玄德。統用目回顧。劉封。封技劍亦舞入。
劉璋顧令璽。有部賈名掣劍出曰：「我等當力舞以助一呼。」玄德大驚。
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弟兄乃漢室宗親。相逢痛飲。並無
疑忌。又非酒門會上。何用舞劍而為亂乎？」不棄劍者。立斬之。劉璋亦
叱之曰：「弟兄相聚。何必帶刀！」盡命去之。衆皆紛然下堂。筵間盡去兵
器。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玄德曰：「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議大事。
豈有二心？」汝等勿驚疑。諸將皆頓首拜謝。璋抱玄德泣曰：「吾兄之
恩誓。不敢忘。其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深責龐統曰：「吾以仁義弟
行天下。安忍為此？」汝無復言。二人嗟嘆不已。却說劉璋歸寨。劉璽等
曰：「主公今日見席上光景。半不如平日。」劉玄德曰：「吾兄劉玄
德。非比他人也。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手下之士。皆欲吞併西川。以
謀其財。」璋曰：「汝等無復以言。聞吾弟兄之情。豈皆不聽？」二人歡

欲日解日並無猜疑忽報張魯犯葭萌關劉璋請玄德行玄德慨然諾之遂引本部兵往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初時不從後命蜀中名將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守把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比及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却說有人報知吳侯吳侯會文武商議權曰當初吾欲與玄德一同收川誰想今日背了吾自去取之當復如何顧雍進曰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小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絕劉備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可得荊襄矣權曰此計大破便要起兵忿屏後一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衆大驚視之乃吳夫人也夫人怒曰吾一生惟有此女嫁與劉備見在荊州若是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自不足顧小利不念骨血孫權若喏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退文武吳夫人深恨顧雍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

會一失再幾時一遇沉吟之間不覺張昭立于面前問曰主公何憂。
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昭曰極易也先差一人只帶五百軍扮作商人
潛到荊州下一封密書與夫人只說國太病危欲囑後事取夫人
星夜回還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帶回國暗地船順水而來那時
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如有不睦一任動兵何碍於是權曰此計
天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力能舉鼎有膽量極忠烈自幼穿房入戶
多隨吾兄可以命之昭曰切勿漏泄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
將五百人分作五船扮為商人於中更許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
藏兵器周善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周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
孫夫人夫人喚周善入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慟問周
善拜訴曰國太奸生病重旦夕只是想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相見
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須是使人往南郡教軍師知會
方可行周善曰若軍師聞言道湏待主公使外回報方許下船如

大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准備了船具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張將七歲阿斗藏在車上隨行駕裝帶三十餘人各帶短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入在船中了只聽得岸上有數人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錢行船上人視之乃常山趙子龍原來巡哨方回聽得這箇消息喫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喝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擺列在船上况兼風順水急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來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道汝是何人敢當主母趙雲不答沿江趕到十餘里灘半斜繩一隻漁船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奮船前來取吳大船上周善教軍上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不能得進趙雲棄鎗在小船裏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鎗架望吳船跳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

後人有詩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
船上吳兵皆膽落，趙雲英勇世無雙。

又詩曰

可愛常山趙子龍，當陽救主顯英雄。
昔時懷內藏真命，今日江心立大功。
孫氏威權渾挫滅，張昭謀密已成空。
兩番遇險依洪福，四十餘年王蜀中。

趙雲上船，吳兵盡退。後稱趙雲入倉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夫人喝趙雲何故無禮。雲持劍聲喏曰：「主母何故不令軍師知而便行？」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每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任荊州，無人看顧。」雲曰：「主母差矣。夫人一生只得這點骨血，小將在當陽長坂坡，萬萬軍中抱出。今日何暗抱將去？此何理也！」夫人怒曰：「豈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留下小主，八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外心。」

雲曰。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捽。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付手。欲要行兎又恐碍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太子。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稍挾住船。放船下水。風順水急。船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太子。豈能移舟傍岸。事有危急。下流顯樣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挺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留下姪兒去。乃是燕人張飛。原來巡哨聽得這箇消息。在油江夾口正揮巨斧。船艤忙截住。吳船慌了手脚。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手起。被張飛一劍斫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太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是何道理。夫人曰。我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湏誤了我大事。若你不機。我回去。情願投江而死。言訖。欲跳。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此。人非

為臣下之臣。三十路船隊直孫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於婢女。今日相別，着思母恩，早早回來。兩人辭別畢，張飛抱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大船去了。後有詩曰：

長坂坡頭怒一聲，倒流煙水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題萬載名。

不說孫夫人回國，只說張飛趙雲奪阿斗。惟吾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見。張飛趙雲并阿斗四人併馬而歸。軍師申文書往葭萌關教玄德知會。却說孫夫人回見母親，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讐，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大軍與劉備誓不兩立。來取荊州，未知如何。

曹操興兵下江南

都說孫權令收拾船隻，准備人馬，取荊州。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

萬來報赤壁之難不可輕敵孫權大敵鳥鶩聚文武商議人報

長史張紘自辭疾回家而死有哀書上呈權觀書曰

長史張紘臨終告拜於主公吳侯麾下自古有國家者咸欲脩德
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關於治體也
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
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若承奕世之
基據巍然之勢操八柄之威其易同之歡無暇取於人而忠臣按
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寡巧辯緣間
朕於小忠憲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
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捐欲以義割恩上無偏
謬之援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林陵
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居之為萬世之業紘不勝泣血哀感眷
望之至

操丟國權怒目中原張虎勢

曹操興兵下江南



睥睨神器移兵南國恣鯨吞



爲指揮官。大慟張紘亡年六十。稚曰：「張子綱令吾還居否？如何不從？」即命遷治於建業。築石須城。程戎（今附建業。古名蕪陽。孫權之屬。建業之縣也。熙天府也。）督蒙進曰：「曹操兵來，可火攻濡須水口，築橋以拒之。」程戎曰：「此非良策。」諸將皆曰：「上出擊賊，況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钝，戰無有勝。如邂逅逢敵，汝騎相保，人尚不及水，何能入船？」程戎曰：「人無還虧，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城。曉夜併工務，要立辦却說曹操整點三軍，起程長安。重昭進言曰：「自古以來，人臣處世，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擲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以九錫，以彰功德，其尤錫之名曰。」

考證

一車馬

大輶戎輶各一。大輶金車也。戎輶。

二衣服

袞冕之服。

三樂器

縣音縣。縣車縣之樂。堂下之樂也。升降以動。

四朱戶

居以外方。紅門也。

五納陛

納陛以登。階也。

六虎賁

虎賁三百人。

七鉞

赤鳥朱雀也。

八朱戶

居以外方。

五納陛

納陛以登。

六虎賁

虎賁三百人。

七鉞

鉢鉢即斧也鉢鉢各一

八弓矢

形弓百形赤色也

九秬鬯玉

瓊

神於陰幽中樽也

瓊副焉秬鬯也

瓊宗廟祭器以祀先王也

此九錫之名

義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秉忠貞之誠守退謙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之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一人而阻衆望遂尊操為魏公荀彧掩泪而出曰吾不似今日如此操深恨之以為不助已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與兵下江南就帶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害之心推病進於壽春操又使人催併前行或嘆曰吾死於九泉之下無面目見漢君也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或解其意曰止於此矣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史官有詩讚曰

穎上荀文若人稱王佐才聲名響五岳功業震三台孟德無終始
留侯不再來忠心懷恨死天下無悲哀